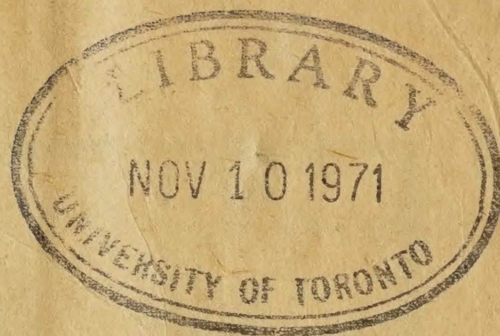

LIBRARY
NOV 1 0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雍正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奉

上諭逆賊呂留良以批評時藝託名講學海內士子尊崇其著述非一日矣今罪蹟昭彰普天共憤內外臣工咸以罪犯私著之書急宜焚燬爲請朕以爲從來無悖逆之大儒以呂留良之奸邪卽令學問淹貫文辭雅馴而身蹈悖逆之行口談聖賢之言言行不符之小人其所著之書尚足令人尊信乎若因其人可誅而謂其書宜燬燬之固未必能盡卽燬之而絕無留遺天下後世更何從窺其底蘊而辨其道學之眞

上諭

僞乎以故燬書之議槩未允行頃者翰林顧成天奏稱呂留良所刊四書講義語錄等書粗浮淺鄙毫無發明宜勅學臣曉諭多士勿惑於邪說爰命在廷儒臣詳加檢閱茲據大學士朱軾等於其講義語錄逐條摘駁纂輯成帙呈請刊刻徧頒學宫朕以逆賊所犯者朝廷之大法也諸臣所駁者章句之末學也朕惟秉至公以執法而於著書者之爲醇爲疵與駁書者之或是或非悉聽之天下之公論後世之公評朕皆置之不問也大學士朱軾等旣請刊刻頒布學宫

俾遠近寡識之士子不至溺於邪說朕思此請亦屬可行姑從之以俟天下後世之讀書者特諭

雍正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
尚書臣朱軾禮部右侍郎臣吳襄等謹
奏為崇正闢邪以端學術以覺愚蒙事雍正九年三
月二十五日翰林院編修顧成天奏稱逆賊呂留
良悖逆之罪擢髮莫數普天之下苟明大義者無
不切齒痛恨惟是逆賊少年狎邪傾巧鷙悍考試
劣等後遂批點時文刊販書籍借講學沽名即借
講學媒利動輒高自位置毀詆前人蔑視時輩而
寡見渺聞之流轉相附和論語言色取仁而行違

居之不疑邦家必聞正斯人也臣細觀其所著講
義語錄等書粗浮淺鄙毫無發明徒一味咆哮聳
人觀聽竭其伎倆不過以蓋其回邪而庸耳俗目
見其大言不怍尊信愈深臣愚以爲覺天下萬世
人心之迷尤當正天下萬世學術之誤仰請
皇上特賜派員查閱將呂留良書中剿襲儒先及議論
悖謬引據舛訛之處一一根究原委詳悉辨明
勅下直省學臣徧示多士俾知其筆舌之妄由其學術
之僞學術之僞由其心術之邪出此入彼不容並

立則是非明而學術正謹庠序之教卽在於此矣

等因奉

旨着朱軾吳襄總閱方苞吳龍應顧成天曹一士查閱

欽此欽遵臣等隨將逆賊呂留良所著四書講義

語錄諸書通行查閱按其議論妄誕支離搜厥根

原粗疎鄙倍總由逆賊以毫無底蘊之學肆其毫

無忌憚之言勦襲程朱實與程朱繆戾援引經傳

每與經傳舛訛臣等根究原委逐條摘駁狂談臆

說敗露無餘謹抄錄成帙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

勅令刊布直省學宮俾僻遠寡識之士子不至溺於邪

說於學術人心甚有裨益臣等謹

奏

駁呂留良四書講義

大學

聖經

呂留良云大學無重心義以其本天也盡心只可當知至存心只可當正心不可以該明新也單說心即本心之學非聖學也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朱子引孟子言仁之心。義之心。以証心統性之說。引孟子言惻隱之心。羞惡之心。以証心統情之說。是則性非他。即理之具於心而寂然不動者是也。情非他。即性之發於外而感而遂通者是也。寂

然不動者。心之體也。感而遂通者。心之用也。留良乃謂大學無重心之義。以其本天也。單說心。即本心之學。非聖學也。此迷謬之甚者。夫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其言出於伊川程子。所謂本心也者。佛書所云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是也。彼以世界爲幻。萬事皆由心生。故曰本心。所謂本天也者。惟天之命。於穆不已。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得之則爲仁義禮智之性。發之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施之則爲親義序別信之倫是也。萬理萬事。皆以天爲本。故曰

本天二者固自不同然所謂天者理而已矣理之具於心者即其命於天者也虞廷之傳心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朱子謂形骸上起底見識便是人心義理上起底見識便是道心道心即明德也道心微而人心危此明德之所以待明也惟精即格致惟一即誠正也西山眞氏曰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人更相授受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也是則聖聖相承之學無非心學也安得謂單言心便非聖學乎若釋氏之本心心其所心非吾儒所謂心也上蔡謝氏

云。釋氏所謂心。乃吾儒所謂意。意者心之所發。有主張造作之義。彼所謂生滅由心者。皆意爲之也。留良不辨釋氏認心之誤。乃以言心爲諱。至謂心不可言德。不可言學。其爲人心學術之害。不少也。

呂留良云至善謂明明德新民各有極至之則止至善者如學聖必孔子而夷惠非所由治法必唐虞三代而五伯漢唐不足效之謂也

留良謂學聖必如孔子。治法必如唐虞三代。此於止至善之義。只說得大槩。與朱子集註或問之旨不符。註云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或問云。是其所得於天。而見

於日用之間。固已莫不各有一定之則。何嘗專以造極歸宿之地爲言哉。蒙引曰。止至善。就八條目言。須兼橫說直說。方是。以明德言。如能格物致知矣。而或未能誠意正心。能誠意正心矣。猶或未能修身。則是明德未能止於至善也。然知之致。意之誠。心之正。身之修。一或少有苟且。而未能各造其極。使無一毫之遺憾焉。是亦未能止於至善也。新民之止於至善亦然。此論最爲明晰。然橫說中。又有橫直二義。卽如格一物。必格到十分。如補傳所云。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

直說也。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如是以格之。必至於豁然貫通。乃爲至善。此橫說也。蓋析言之。則一事一物。莫不各有一至善。統言之。則事事物物之止於至善。即八條目之止於至善。八條目之止於至善。即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也。今但云學聖如孔子。治法如唐虞三代。是專就歸宿之地言之也。苟不能於條目工夫處。隨事隨物。求當然之極則而止之。欲學聖如孔子。治法如唐虞三代。安可得乎。

呂留良云。上兩綱領。知行並重。此一綱領。却單重在知。至善只是難知。知得自然行得。行處只在上兩綱

領內不須更說　又云知止一節緊帖定第三句綱領說有此一節則此一綱領已了畢以下八條目只就上兩綱領中條析次第言之雖止至善郎在其中然却不是此一綱領註脚故知行並列也

經所謂止至善者。非於明新之外。別有所謂至善。就明新二者。各致其極而已。明德新民各有至善。至善先知而後行。是一串事。今留良謂上兩綱領。知行並重。此一綱領。單重在知。則是離至善之外。別有所謂明新。而知行並重。離明新之外。別有所謂至善。而單重在知也。謬乎不謬乎。又謂至善只是難知。知得自然行得。語亦傷於易矣。夫知行二者。俱不可廢。未聞有偏重之說也。故

朱子謂以先後言之則知爲先以輕重言之則行爲重此不易之論也若如留良之說則如尚書說命所云非知之艱行之維艱者又何謂耶又謂以下八條目只就上兩綱領條析次第不是止至善註脚夫聖經並列八條目以詳著明德新民之功而止至善即在其中如留良說則八條目外須另補一條目爲止至善之註脚而後可也留良謂知止一節止至善綱領已了畢則似以此節爲止至善註脚也然朱子云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然則明德新民註脚

不又巳在知止一節內耶。大抵聖人之言。分而未嘗不合。合而未嘗不分。所以爲理一分殊之妙也。而留良拘文牽義。破碎支離。講書若此。其自誤誤人。不亦甚哉。

呂留良云有謂定靜安慮是心學相因之妙曰天也性也理也道也皆可以言學心獨不可以言學心者所以爲學之物無以心爲學者惟釋氏本心以心爲盡頭謂天性理道皆出其下故曰心學凡言心學者皆釋氏之見也

虞廷人心道心危微之判。正是心學之奧。成湯以禮制心。文王小心翼翼。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之心不違仁。孟子言存心。言養心。言擴充仁義之心。聖賢何嘗

不言心。但不是如釋氏無事於心。無心於事。爲心學耳。

若因此遂諱言心學二字。是因噎廢食也。

呂留良云心本無不正緣意之不誠習熟而本體亦有病故正心傳謂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心體上安有此四者之病可知從意之習熟生來故欲正先誠心指渾全之體意指其零星發動之端猶中庸之未發已發而有中和之名其實原非二物

誠意正心。工夫雖相關。然所指各不同。誠意是欲心之所發無一毫之不實。正心是欲心之本體。廓然大公。不爲外物所累。卽以忿懥好樂二者言之。喜則實喜。怒則實怒。如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卽是意之誠。若夫

正心。則物來順應。可喜可怒在彼。而巳無與焉。雖當喜怒時。此心常如明鏡止水。毫無渣滓。如定性書所謂動亦定。靜亦定。方是正心界分也。所以誠意之功極緊要。正心之事極精微。分明有兩層工夫。若如留良之說。心本無不正。皆由意之習熟使然。則大學止言誠意足矣。又何用列正心條目乎。

呂留良云或云誠是嚴於思慮未起之先卽居敬意曰思慮未起之先無處用誠居敬不是誠意事

謂誠意不在思慮未起時則可。謂思慮未起之先。無處用誠。則大謬也。中庸言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及戒愼不

覩。恐懼不聞。正言思慮未起工夫也。曷謂無處用誠耶。且伊川云。未至於誠。必敬然後誠。則敬乃誠之實功。何云居敬不是誠意事也。

呂留良云有謂誠字中不可兼言善惡只或有半善而非全善或九分皆善而一分未盡善亦是皆要致知致字極重曰誠有半善非全善九分善而一分未盡善此亦是致知甲裏話非誠字中話也或曰十分九分之說本朱子曰朱子是講自欺謂爲善之意有不足非指意之善惡也

知善知惡。此致知甲裏事也。若意之所發。有半善未全善。九分善。一分未盡善。此正意中善惡之分數也。豈可混云致知甲裏事耶。若以意之未盡善。俱責之致知。則

誠意之功又將何用耶。朱子云。人之爲善。須是十分眞實。若有六七分爲善。又有兩三分爲惡的意思。便不是自慊。又云如見孺子入井而救之。是好意。其間有些子要譽之意。前面好意都虛了。按此。則是朱子分數之說明指意之善惡而言。卽如留良言。朱子是講自欺。謂爲善之意有未足。爲善之意未足。是卽不善也。留良乃云非指意之善惡。然則意之善惡。又於何而剖之耶。夫致知與誠意本二也。而留良混之。自欺不自欺。本屬意之事也。而留良分之。迷謬至此。其誤人亦甚矣。

呂留良云凡人意之所發必從熟處生即夢寐病狂醉亂時皆可驗熟處乃其所明也故欲誠意必先致知謂平素於道理講究得明白則意發必當乃可得而誠耳若謂知能覺照意使不爲惡能辨決意之疑信則知在意後用力矣致知是意未發時工夫到意發後加審幾省察乃誠意中之愼獨非先致之知也

致知致字。固在誠意之先。若夫知。則貫徹始終。雖至平天下。知何離得。蓋知與行對。相附而不相離。迭爲後先者也。如留良說。一交誠意界上。便不許說出一箇知字。夫知譬則目視也。行譬則足行也東西南北。固必目見之而後動足矣。當舉步之際。將閉目而冥行乎。抑將張目而覺察其道途之險易乎。留良不知此理。至乃謂審

幾省察。乃誠意中之愼獨。非先致之知也。亦惑矣。夫知一而已。平日之致知益精。則臨時之省察益明。今謂非先致之知。則用何物以審幾。用何物以省察。其迷謬一至此乎。

呂留良云今人誤以心猶得半合意乃全不知心無全半意亦無全半意妄則心亦妄意慊則心亦慊無各半而互全之理看正心傳有所忿懥四者可見心體上有病皆由發用處做成故欲正先誠也

心統性情。通貫動靜者也。意則心之所發。單指動處言也。誠意是就發動緊要處著力。正心方是通片工夫。所以朱子曰。誠意卽謹獨工夫。正心卽戒愼恐懼工夫。與

中庸一理也。彼謂心猶得半。合意乃全者。固非。而留良遂謂意亦無全半。心體上有病。皆由發用處做成。如此則聖經於誠意之後。再標正心條目。爲贅剩矣。此大謬也。

呂留良云不可云格物致知是一件又不可云格物致知是兩件是物是知隨格隨致於此能融會出之自覺圓通不滯在字更不須下註腳也

經云致知在格物。則格物致知爲一件。明矣。今觀朱子補傳。及其他言論未會於格物之外。另有致知工夫也。而留良云不可作一件。是何說哉。且既自云不可作一

件又云不可作兩件夫天下之理同異二端而已非一則兩非兩則一既非一又非兩則亦無說之可通矣留良欲教人融會如之何其融會耶此等講解謂非自誤誤人其誰信之

呂留良云補傳云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人不善解會便判然分作兩件極意膠黏終不泯縫固屬天下之拙識矣然又有故爲高妙之論者謂知固在內物亦不在外故格物即爲致知此即紫薇舍人天下歸仁謂八荒洞達皆在吾闥之意其說似爲精微然果如是則人心之中只有一知便了安得更有所爲物者或謂物雖在外而物之理實在內此又不然且如馬牛物也馬之可乘牛之可服理也雖知馬牛之可乘服其理似在吾心然而馬不可穿鼻牛不可絡首必將馬牛反覆推究而後得其可

乘可服之理則絡首之理仍在馬穿鼻之理仍在牛也但謂格在外之物即是致吾心之知不是判然分作兩件以此為內外合一之旨則可耳

知在內物亦不在外故格物即為致知此平實之論非高妙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朱子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今留良乃云人心之中只有一知安得更有所謂物者析精粗為二致迷內外為二本可謂不達理之甚矣且如此則知自知而物自物各不相干經所謂致知

在格物物格而知至者先不可通矣絡馬首穿牛鼻其理雖在牛馬而亦在吾心此合內外之道也若使吾心原無處物制事之理則雖牛馬在前亦憒然不曉矣安能得其可乘可服之故而穿之絡之耶夫告子外義而孟子闢之留良亦習聞其說矣今講致知乃以物理在心之外然則格物窮理乃增其所本無行仁蹈義亦强以自外至有如斯之聖學耶此留良受病之根本於此一差則無所不差矣所以言心言理處處窒礙也又自知其有所不通末乃自救之云格在外之物即是致吾

心之知。不是判然分作兩件。以此為內外合一之旨。則可耳。夫留良既以物理在心之外。則格在外之物。不能致吾心之知。亦明矣。又烏能使內外合一耶。徒為矛盾。而終不可通。甚矣其謬也。

呂留良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有許多等級其職業正各不同然所以不同者分也非理也故曰分殊理一此節語勢側重庶人邊見得雖至庶人也只是此本未嘗有別件庶人無治國平天下之分然到得修身則治國平天下之理已具只看他明明德力量如何耳其本盛大則其末濶遠其本淺薄則其末狹小直到大德必受命匹夫有天下憑修身者各自做去固不容越分妄覦亦未嘗禁人自致也後世自上及下總不以修身為本遂將此理看得詫異耳　又云若必以治國平天下對本字言道理雖濶大然有可

自誘於本外者矣　又云從位說下故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論理其實自庶人以至於天子天子新民亦須從庶人齊家道理做起也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學大人之學者也。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朱子或問云。大學之教。乃爲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秀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豫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爲已事之當然。而豫求所以正其本淸其源乎。留良乃云。此節側重庶人邊。庶人無治平之分。只看明明德分量何如。直

到大德受命匹夫有天下。憑修身者各自做去。荒唐詑異。一至於此。此留良之罪所以通於天也。至本對末言。自天子至於庶人。本同。則末可知矣。今謂必言治平。則有可自諉於本外。又云論理其實自庶人至於天子。天子新民須從庶人齊家道理做起。如此。則是庶人以齊家為本。天子以治平為末。而天子又兼庶人之末以為末。推之天子而下。庶人而上。等級各別。大學之教。必一一分疏。使各學其學而後可也。況天子與庶人同此家也。即同此齊也。何所見而以齊家專屬之庶人乎。經文

明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何所見而謂論理則自庶人至於天子乎種種謬戾妄逞臆見不至於無忌憚不止也

康誥曰克明德章

呂留良云天命二字看中庸首句便分明在人曰性曰明德在天曰命曰明命只是一件因地頭分名目耳經傳中命字有從理言者有從氣數言者即天字亦然非謂有二天二命也猶之只一心耳而虞廷分人心道心必如是說此一件纔眞實圓滿也惟佛家最怪此說則曰支離曰兩橛究竟他也不怪支離兩橛總怪這一箇理字耳看楞嚴惟識圓覺等語眞是支離他除却理字說天說命只有這形象氣數耳故說天命到極精妙只是一無然終不奈這形象氣數何遂爲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說以亂之却極淺鄙

易破即禪子亦心知其不然遁以爲寓言故佛家於天命上截則空無下截則粗陋其黠者借粗陋說空無借空無說粗陋以求渾一不知眞成兩橛也

此章釋明明德次節明命即明德也自其具於人心曰德自其賦於天曰命留良於明德之義槩置不論無端而曰天曰命曰理曰數曰佛支離甚矣且謂佛氏說天說命只有形象氣數亦非也夫釋氏本心一切世界山河大地皆心所造萬物萬事因心成體何自而有說天說命之談留良動輒言本天本心之辨至此文言釋氏說天說命亦矛盾甚矣釋氏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說

本謂人心所爲。有善有惡是以報應生焉。而生死業報由斯輪轉。與吾儒所謂氣數之說。何曾有一分干涉。而留良欲比而同之耶。且所引楞嚴惟識圓覺三書。亦不類楞嚴第四篇。言地水火風世界緣起以明覺心所造。留良見此。因以爲說天說命說氣數。似之而非也。至圓覺惟識兩書。何曾一字談及造化。而亦以爲說天說命。不亦謬乎。留良動欲博闢二氏之名。不知而作於此可見。

呂留良云峻字本不甚重然帝堯分量自與湯文不同克明爲帝王所同要的確是堯之克明須從峻字

見得

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言。峻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蒙引云。峻德非帝堯所獨。萬物皆備於我。堯舜與人同耳。留艮乃云堯與湯文不同。堯之克明。須從峻字見得。不知此章引三書。以釋明明德之義。非尚論帝王也。下文總結曰。皆自明。何嘗分別三聖之高下乎。

湯之盤銘曰章。

呂留良云就大人之學言故曰新民要之聖人自一身以外天地萬物事理云爲無非分內大學總以民字該之致中和而至位育盡性而至叅贊帝王與匹夫共此道理共此責任此說箇新民則民字中品類

恐有所不盡而無治民之位者若可闕此義矣故於結末下無所不用其極句包羅甚廣見無無事不在裏無人不在裏也

朱子答江德功書曰。自新固新民之本。然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亦無一事非吾之所當爲者。譬如百尋之木。根本枝葉。無不在焉。豈曰專用其本而棄其末哉。此言新民有新民之政。非身化之外。別無所事也。留良錯會無物非非吾度內二語。遂謂天地萬物。無非分內。帝王匹夫同此責任。無所不用。謂無人無事不在裏。其意欲爲無治民之位者。補足其義。不知大人之學。原無分乎

貴賤何待補綴況此節總結上文謂自新新民皆當止於至善集註甚明何得節外生枝乎

詩云邦畿千里章

呂留良云仁敬孝慈信固爲至善然天下有許多仁敬孝慈信其中大小淺深分數不同不可不謂之善而非其至也必如文王之止乃爲至善要人從文王身上體會出自家至善不卽以仁敬孝慈信虛義卽爲至善也

朱子曰仁敬亦有幾多般這一事合如此是仁敬那一事又合如彼是仁敬此言仁敬孝慈信之理隨事異宜各有恰好當止之處雖文王之敬止亦只止其所當止

而已。留良乃謂要人從文王身上體會出自家至善。不可卽以仁敬孝慈信虛義卽爲至善。此襲朱子說實與朱子之意背馳也。夫所謂虛義者。如韓退之原道云。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吉有凶。乃彼此通同名目。故曰道與德爲虛位。若仁敬孝慈信。乃一定之名。非邪正善惡兩途之所得而混稱。安得以泛言仁敬而謂之虛義耶。況分別於大小淺深之間以求至善。乃致知項下事。下節所言求止之功是也。若此節以仁敬孝慈信五者。標至善之目。則其爲恰好當然之則。不待言矣。或問云。爲君

所當止者在於仁。爲臣所當止者在於敬。文王之可法可傳。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蓋萬事萬物。莫不各有當止之處。不待人之止之。而其理自在。譬如邦畿民之所止也。邱隅鳥之所止也。豈必待民止之而後爲邦畿。鳥止之而後爲邱隅乎。此不特書旨不明。文理亦不通矣。

呂留良云五倫惟父子兄弟從仁來故不論是非若君臣朋友二倫却從義生義則專論是非是而義合則爲君臣朋友非而義離則引退義絕則可爲寇讐故曰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明乎敬之義則文王夷齊龍比皆敬也武王亦敬也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不可謂天下無不是之君上但人臣一身生殺惟君不可以私怨而生懟叛之心此昌黎二句之不朽於古今也若其大義所在則天降下民一節此理巍然撫我

則后虐我則仇亦天經地義如此非我一人得而獨心違天也如謂事君亦如事父連是非都抹殺則非止敬之道矣

君天也。魯論不仕無義。孔子於荷蓧丈人輩。尚以為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留良乃謂合則為君臣。離則義絕。其自絕於天。不待言矣。或疑留良之說。本之孟子。不知孟子君之視臣云云。對齊王言則然。觀其去齊三宿而後出晝。何惓惓不忘齊君也。先儒楊氏眞氏論此甚詳。此一義也。抑又有說焉。孟子所言。乃戰國時之君臣耳。故曰有故而去。曰先之於所往。極之於所往。蓋不得於魯。

則去而之衞。不得於齊則去而之晉。所謂合則留。不合則去者此也。若一統至尊。則在國在野。莫非臣也。去將安往乎。古者五等諸侯。皆得臣其境內。而仕於大夫者。對諸侯則爲陪臣。於大夫則曰家臣。雖遞爲臣。而皆統於天子。坊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君臣之別也。又曰。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蓋各君其君者。一家一國之私。而率土莫非王臣者。天下之公也。周天子在上。而戰國之諸侯。僭號稱王。兵爭不已。繩以春秋之法。乃不赦之罪。無怪乎其臣

之尤而效之也。又況當時游說之士。朝秦暮楚。去來無常。多非本國之人。而未有君臣之定分乎。然則善會孟子之言。正所以儆不臣之諸侯。而伸君臣之大義於天下也。豈亂賊所得而借口乎。孔子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蓋事君猶事父也。朱子曰。臣無說君父不是的。此便見君臣之義。程子曰。亂臣賊子。只因見有不是處。忠孝無二理。臣子無兩心。而留艮乃欲區別於其間。至謂無不是一語。可言父母。不可言君上。是不獨立意與程子朱子之說相

背。且竟以孔子之言載於禮經者。爲不足信也。是欲以其邪說。蔽惑天下萬世。必不能泯之人心。以從於悖亂也。留良之罪。可勝誅乎。

呂留良云恂慄威儀註云德容表裏之盛則作求止苦功固疎而做成效看者亦隔也用力只在學修然必至表裏如此方是功夫足處

註云。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此求止之功也。又云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此得止之驗也。一功一效。判然甚明。今留良謂恂慄威儀。不可以成效言。其惑人亦甚矣。且又云。用力只在學修。然必

至表裏如此方是工夫足處如留艮之說用力只在學修則恂慄威儀非用力處明矣恂慄威儀表裏如此方是工夫足處則恂慄威儀之爲成效又明矣前所云恂慄威儀做成效看亦隔者獨何說耶夫解經者貴於釋人之疑今一說而前後相左摸稜兩端誠不知其何意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章

呂留艮云此字指夫子之言本者大畏民志之所以然即明明德也即一聽訟而可悟必歸於明德此謂知本也大畏民志雖是本然只在聽訟上說此一事之本也到此此謂知本句則已點明凡事總一本即此

可見乃萬事之本也

註云。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畏服。猶孟子所謂心悅而誠服也。畏民志。卽是明德之明。民志畏。則民新矣。今云只在聽訟上說此一事之本。謬也。

呂留良云無情之不得盡其辭非特震之於鈞金束矢之際也周禮之戶口版籍咸隸於秋官是爾室之中皆閭黨已久納於大吏之庭矣

稽民人之數。登其夫家之衆寡。職已具於司徒鄉遂之官。登萬民之數。以詔司寇而獻於王。又特屬之秋官司民者。葢聖人刑期無刑之意。以爲民協於中。則麗於法

者寡。意甚深遠。今反謂是法所以威震乎民。不惟非孔子推無訟由於大畏民志之旨。且與周公設官分職之義。大相刺謬矣。其强不知以爲知。而敢於誣聖人之經如此。

所謂誠其意者章

呂留良云意之善不善是致知條下事此但說實用其力耳實便自慊不實便自欺欺慊之分獨中自知故功在愼獨今人都將誠字作善字解與中庸誠字義相似因欲於獨中分別出善不善來却誤入致知傳矣且下節誠中誠字又如何說得去又因註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兩知字遂亂拈致知不知此兩知字指其地言卽中庸所謂人之所不見也

致知誠意。雖爲兩事。而未始不相因也。若云誠意之事。與知無涉。則經文不當云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矣。且所謂格物致知者。於所未知之理。研窮體究。以求其知也。所謂謹獨者。雖已知其理。而臨事之時。恐爲私意所蔽。私欲所累。而不自覺。故省察提撕。以求無昧其所知也。知字徹首徹尾。知何離得。周子曰。幾善惡。朱子曰。審幾。分別善惡。正愼獨內事。何乃云誤入致知傳內。而與誠意無涉耶。誠意誠字。原與中庸誠字不同。程子所謂不欺其次也。然云誠字不可作善字解。則謬甚矣。誠便是

善欺便是惡如見孺子入井而惻隱善也少存一要譽之心則自欺而惡矣但作實其意則字義親切而有力作善其意則字義寬緩而無力故朱子於聖經章誠意註初作一於善而無自欺後改一於善三字爲必自慊合之誠字本義更著實耳初非謂誠字不可作善字解也留良錯會朱子之意强分善與誠爲二失之遠矣

呂留良云人每不能盡好惡之力者緣其閒居不肯認眞用力自以爲人所不見處可以放鬆不知此處一鬆無所不至此放鬆處必有其端倪即謂之幾此是私欲插根處　又云看註中下一地字則獨字指人所不見之時境言即與下節閒居相照非謂心有獨醒知有獨覺復說到致知甲裏去也

此以慎獨獨字。卽當第二節閒居字看。大謬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也。但發一念。則爲獨知矣。若所謂小人閒居云者。但未見君子之時耳。雖或與物接。不害其爲閒居也。所以謹獨之功。其幾甚細。朱子言無自欺。謂如意之所發有九分九釐實了。只有一釐未盡處。便是自欺。此何等精細工夫。至於小人閒居爲不善。生於其心。見於動作。甚至與其徒黨共爲之。其狼藉亦甚矣。故朱子謂好善惡惡不誠是自欺。小人爲不善。是自欺之極。以至於欺人。語類中言之甚明。蓋傳之引小人爲言

者乃言其流弊之極以警人一念初萌不及覺察潛滋暗長莫知紀極誠意之君子當慎之於早耳非謂誠意之功只勝於無所不至之小人而遂稱極則也留良以閒居字即當獨字註腳淺深同倫何其粗也且其曰放鬆處必有其端倪即謂之幾亦非也放鬆不放鬆皆端倪以後事蓋一念之動便是端倪便有善有惡周子所謂幾善惡也於此不放鬆則能爲善去惡於此放鬆則流於惡而不自知矣是端倪者乃初動之幾不能謹幾乃謂之放鬆也今云放鬆處必有其端倪而謂之幾豈

不倒置耶。

呂留良云好惡意也實其好惡誠意也好惡之實與不實只在初發念時省察令其好必如好色惡必如惡臭則閒居無不善之爲而誠中形外皆自慊矣故愼獨是誠意中細緊一步非誠意之外別有一條工夫亦非愼獨即誠意也　又云好惡是意實用其力如好好色惡惡臭是誠稍有不實用力處即爲自欺而不誠此五句是釋誠意正義但其用力之實與不實在閒居人不見處此是自欺之根須自已於此覺察而加謹焉此之爲愼獨此是誠意緊要關頭指示人下手不可以獨混意以愼混誠也看註中然其實與不實句用然字轉不一直說落細體會自明矣

又云愼有嚴善惡意誠則實行其善而已兩義不同

獨非意也

愼非誠也

愼獨是誠意要緊工夫。獨乃意之方萌時。所謂動而未

形有無之間即通書所謂幾也於此能慎則後此之意皆誠於此不慎則後此之意皆僞故註中特下然字一轉以明實與不實關頭正在獨知之地語類所謂別舉起一句致戒者言從意之全體中特拈出意之方萌處說未嘗謂獨非即意也或問講毋自欺句即云又欲其謹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正恐人誤認審幾一節工夫在誠意之外將誠意慎獨看成兩橛也留良乃云慎獨非即誠意不可以獨混意慎混誠如其言則本文於此之謂自慊句之下先當用一轉以

發其義不當直接云故君子必愼其獨也且誠意與愼獨兩言之者惟大學此章耳其他聖賢之經與先儒之言言誠意處則不言愼獨言愼獨處則不言誠意正以愼獨即是誠意原非兩件工夫也若如留良說則如中庸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及程明道云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等言語皆只說得一半必須另補出誠意一段工夫然後為無滲漏也可乎哉且留良既云不可以獨混意以愼混誠而又云非誠意之外别有一條工夫則已自知其有所不

通。而流遁其詞。亦矛盾甚矣。

呂留良云自欺乃不實用力之由自慊乃實用其力處似反正一例而實兩層也

朱子答孫敬甫書曰。如兄所論。則是不欺後。方能自慊恐非文意。蓋自欺自慊。兩事相抵背按此。則留良兩層之說。非也。蓋本文於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下。便直接云此之謂自慊。明是一串事也。若分作兩層。則此之謂三字文義如何說得去耶。

呂留良云一念之實一事之成皆爲誠意至念念如是事事如是橫推開濶無窮日日念念如是事事如是豎推久遠無間欲淨理純行道實有諸已乃所謂德也不是誠意外别有箇德亦不是纔誠意便是德

便能潤身有一分德自有一分潤自下學立心至成德有多少功候在

既云不是纔誠意便是德。便能潤身。又云有一分德。自有一分潤何自相矛盾也。德之潤身。如孟子所云仰不愧俯不怍。蓋從戒欺求慊工夫。積累得來。若止一念一事之誠安得有此效驗。至欲淨理純。乃聖人之盛德。而留良以誠意當之。稍通文義者。不爲此言。

呂留良云有謂心廣體胖即心正身修君子必正其心必修其身故不敢不誠其意曰心廣體胖句非章意所重不過反覆形容一箇意誠景象耳若論誠意功效則直至平天下絜矩之道也只得箇誠意豈止身心關係哉況廣字與正字胖字與修字俱貼合不上正爲廣胖只是氣象上看不是工夫效驗極頭實

地故章句或問及先
儒皆未嘗牽引也

心廣體胖。自戒欺求慊得來。註釋自慊曰快也足也。事事快足於中。則內省無疚。泰然自得。而心廣矣。心廣則體胖矣。到此地位。雖非明明德之極功。然就誠意而論。已是十分功效。或云即此是正心脩身。固非。留良謂非工夫效驗實地。亦非也。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章

呂留良云首節說不正之故次節明身心之關在字是正心工夫是好字眼與上有所不同人要牽合有
所謂有在故不在
先說壞了在字

在字本是虛字。在於善則善。在於惡則惡矣。傳文在字固是好字眼。先儒所謂心在腔子裏是也。然舊解所謂有在者。乃指上文忿懥好樂等而言。欲動情勝。則在字又爲不好字眼矣。在此則好。在彼則不好。有何妨礙。留良又謂在字是正心工夫。此大誤也。在不在。乃指現成而言。有正心工夫則在。無正心工夫則不在矣。傳文此節言心不在之病。所以發明心之不可不正耳。非以在字爲工夫也。

呂留良云大學誠意傳極著力。正心傳極不著力。蓋誠意在發動處。芟鋤用力不可不猛。到正心時已大

段是好只在打磨本體涵養此心使無偏倚固執之病而已故傳中只論不正之害不曾實講正心工夫以既知其爲不正之害只消畧畧提撕本不甚著力故也

留良謂正心只是打磨本體。大段不用力。此大謬也。註云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本兼動靜而言。蒙引亦云視聽時也要心在。豈可謂正心專是靜存工夫。即如留良言。知其爲不正之害。只消畧一提撕。提撕非即省察耶。朱子釋定性書云。忿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偏倚固執之病。又豈畧一提撕所能廓清耶。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章

呂留良云但看諺下一莫字可知溺愛不明不獨指庸愚也頗有道義自命而營逐以濟不肖之惡或詞章名世而標榜以譽不學之文反躬試問真不可解及其論刺他人又未始不了了也此在賢者不免況流俗乎吾輩有子待教者不可不一深省

朱子曰。正心修身兩段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又云人有正心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間。不可不隨人節制。按此。則此節莫知子之惡。只是愛之過而不知其惡。非明知而故護之也。如留良所言。既道義自命矣。而又營逐以濟不肖子之行惡。此正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

也。若夫實行不修。徒以詞章剽竊聲譽。又爲不文之子
標榜。寡廉鮮恥。莫此爲甚。而呂留良乃謂之賢者。謂之
非庸愚。不咎其立身之不正。而惟歎其教子之不善。即
此一段言語。其底裏畢露。肺肝如見矣。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章

呂留良云時解誤看註中君子修身句遂將孝弟慈
屬君子下三句屬國人說來竟犯第三節效驗矣於
是又有謂上下句俱就君子身上說者亦非也直當
撇開君子國人竟講家之有孝弟慈即國之所以事
君事長使衆之道所以不出家
而成教於國何等明白直捷

陸龍其松陽講義云。此條孝弟慈。事君事長使衆。皆在

君子一人身上說。大全吳氏及蒙引存疑皆然。蓋事君事長使衆是君子處國之事。不是國人從教之事。事君事長使衆一件不妥當。便不能成教於國。自萬曆以前。從無異說。至顧麟士說約。始將孝弟慈屬君子。事君事長使衆屬國人。近又有謂上下截不著國人。亦不著君子。止空說理者。學者淆惑不定。惟仇兆鰲力闢時解。而從蒙存舊說。此三句始明。所云時解者。謂麟士與留良也。然則留良之曲說。寵其久病之矣。且留良釋下節亦云此言孝弟慈之推行本於自然。是君子之事君事長

使衆由家之孝弟慈推而行之。留良亦似窺見其義矣。何以釋孝者三段。乃云只虛言其理。不貼君子身上說耶。既不貼君子說。所謂推行者。果孰推之而孰行之耶。至此章釋治國之義。諸侯卿大夫士。皆有事君治民之責者也。留良乃謂事君如何貼得君子邊去。此尤謬誤之甚者矣。

呂留良云上言家國之理本通此下方言推行事效此節乃上下交接處言孝弟慈之推行本乎自然只要誠心求取而三者之中惟慈心最眞而易曉故特引以証三者之同然非謂治國推行盡於慈亦非謂推行便有致法作爲也　又云次節只說端倪自然不說推行　又云第二節說道理已在推行處說推

行却只說端倪自然仍在道理上看到下兩節纔正講推行事

按朱子語類。劉潛夫問家齊章並言孝弟慈三者。而下引康誥以釋使衆一句。不及孝弟。何也。曰孝弟二者。雖人所固有。然守而不失者亦鮮。惟有保赤子一事。罕有失之者。故聖賢於此。特發明夫人之所易曉者以示訓。正與孟子言赤子入井之意同。此留良立說之本也。然其曰慈心最眞而易曉。則又與朱子之意相左矣。夫朱子何嘗曰孝弟之心俱屬矯强。惟慈心爲最眞哉。亦曰孝弟之心。愚者或失之。惟保赤之慈。則賢愚所同耳。一

經留良引據。便以慈心最眞爲言。其悖於理也甚矣。且
留良既云推行不盡於慈。又云推行非有政法作爲。此
何說耶。夫曰推行。則便有政法作爲矣。無政法作爲。則
亦無推行之事矣。或問云。傳之言此。蓋以明使衆之道。
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而待
於強爲。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觀此可知
孝者三段。與此節引康誥言如保赤子。正說推行之事。
若下兩節言化成之效歸本於藏身之恕。却無推行之
義。留良乃謂到下節纔正講推行。此於書旨全然不懂

且與前推行不盡於慈之說自相矛盾矣尤可怪者纔說此節言孝弟慈之推行本於自然又云次節只說端倪不說推行旣云不說推行又云道理已在推行處讕言讛語教人如何理會

呂留良云玉樹堂諸子拈有諸已而後求諸人題有謂宜重上半截不則似爲求人而有諸已非藏身之恕矣予謂言各有當此章恕字原在齊治上說與他處恕字不同故朱子謂尋常人有諸已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已又何必非諸人如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是也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蓋治國者勸人善禁人惡便是求諸人非諸人以此條觀之可知此兩句却重下半截蓋有諸已無諸已皆指所求諸人非諸人之事理言也求與非卽上文所令有與無卽上文所好因

所令轉出所好則此兩句自從求非非轉出有無乃合
語意若云凡治國之求人非人必有諸巳無諸巳而
後可
耳

按留良所引朱子此條特以明求人非人之不可無非以此爲重而上半截反輕也論通章之義趣尋上下文之語脉重在有諸巳無諸巳明矣蓋求諸人非諸人者如條敎禁令之施乃有國者之所同所爭者在有諸巳與否無諸巳與否耳不重根本而重枝葉有此理乎卽如留良所云求與非卽上文所令有與無卽上文所好固也試問上文此句以所好爲重乎以所令爲重乎何

留艮之不反而思之也且凡言而後字者未有不重上半截者也如此書知止而后有定一段物格而后知至一段及此章下文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三而后字皆重上半截耶重下半截耶此理至明人所易曉而留艮故爲改換面目朝三暮四以顛倒學者謂非狙詐之術其誰信之

呂留艮云家國相通教成功效至三節已說盡第四節復承一人定國說到藏身須恕正補出修身爲齊治之本恕字乃成教之要領即下章絜矩相連血脉也此三節咏歎正鞭辟向藏身之恕爲下章絜矩之原不是重衍家國

相關號贅閒文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節。已通結上文。此三引詩。乃反覆咏歎治國必先齊家之意。朱子註甚明白。非於上文之外。別添意義也。留良乃謂此三節。正鞭辟向藏身之恕。失其旨矣。且此處既云鞭辟向藏身之恕。不是重衍家國相關閒文。後段又云此三節見家國相連處。非復上節專說一人修身之義。豈不自相刺謬乎。

呂留良云合齊與治而總命曰教言在家則欲人人如此在國則欲家家如此也然必一家之人人如此而後可求一國之家家如此此欲治先齊之正面也自藏恕喻人以上都責重一人身上此是說所以齊之本未盡得一家人人如此意故又引三詩咏歎指示箇景象所謂宜家人宜兄宜弟其爲父子兄弟足

法皆指一家人人能如此意見家與國成教
相連處非復上文專說一人身修之義矣
留良分藏恕喻人以上。只責重一人之身。至三引詩。方
說一家人俱能如此。以成教於國非也。如上文云一家
仁一家讓。皆通指一家言。未嘗專指一人之身也。如下
文云宜其家人宜兄宜弟其爲父子兄弟足法。皆歸重
於一人之盡倫。非泛指他人也。留良强分二解。豈不大
謬乎。然留良所以爲此說者。其蔽有二。此三引詩。只以
咏歎上文。無別添意義。而留良不知。必欲强進一解。其
蔽一也。此章言治國在齊其家。只以家與國對。不以身

與家對以齊家在修其身之義已於上章說明故也是以此章或言一身或言一家皆與治國爲對不必更分身家而留良不知必欲强作三層分疏其蔽二也

呂留良云欲一家中人人如此又有箇次第教成必始於夫婦而後及兄弟而後及父母看中庸妻子好合二節及孟子老吾老一節皆從夫婦兄弟說起蓋家之難齊最是此二項而二項中又重在夫婦兄弟之尤未有不起於閨房妯娌之際者故此二項人教成以教家無難即以教國無難矣緣家人國人人人各有箇夫婦兄弟父子故教一家即教一國之家家無二理也

中庸妻子好合二節先言妻子兄弟而後及於父母特以明卑邇高遠之意非劃定一家之中必先妻子而次

兄弟而後父母也。人惟以父母之心爲心。則處一家之妻子兄弟。各得其所。亦猶以天地之心爲心。則處天下之民物各得其所。此西銘之大旨也。烏有孝於父母。必以夫婦爲先之理。況此章引詩咏歎。原無此意。其曰宜其家人。乃引詩斷章就君子之身而言。第三節云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乃總一家之詞。亦非至此而始及父母也。留良之說。由於錯看朱子或問。或問云。旣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歎咏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

義而已矣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為多焉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按此則朱子釋三引詩只是咏歎上文之意未引思齊之詩乃因釋傳而及之以示人下手工夫初非釋傳正解也若謂重在分別次序上則所謂復引三詩非別有發明者何以云

耶。況末段亦只云。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未嘗謂由妻子及兄弟而後至於父母也。留良動稱遵朱。其實全無體會。往往如此。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章

呂留良云語句是從矩出道語意却是為道指矩謂平天下之道雖與國有不同然即在家國之矩絜之而得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　又云絜矩人皆以心字混過縱好只做得矩字不曾做絜字不知矩是家國天下之所同治與平不同處正在絜字中見此道之所由出也故朱子謂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蓋家國相關只在此心感應而國與天下相關又有政事之不同絜家國之矩於天下而道生焉故此節眼目在道字而因矩為道重却在絜字也

絜矩二字乃平天下之要領道字只是虛字所謂道者即絜矩是也絜矩之道猶云孝弟之道仁義之道修己治人之道之類云耳今留良云從矩出道爲道指矩則似以矩與道爲兩物而相對又云絜家國之矩於天下而道生焉則又似以道與絜矩爲兩事而相因其不通文理甚矣此等言語徒足以滋人疑惑其於經義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呂留良云家國相通以理以意國與天下相通便有政事制度理意只以應感相示到政事制度便有宜此不宜彼性情風氣之異矩只此矩絜處却不同

又云有云絜矩是家國已行不是到平天下方絜矩

不知正爲平天下道有不同故須絜耳如國之政事與天下之政事其間許多條目參差不齊聖人正恐於此處稍有未盡則不能均平矣於家國間得此矩而絜之天下爲道務必求盡此參差不齊者耳故謂矩爲家國所同則可若絜矩之道則畢竟朱子謂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也蓋矩是理一絜是分殊重矩字看則每緇到家國一源而此處却重絜字註中推以度物正爲是也

家國天下莫非此心之所推均此矩也然天下大矣天下之事多矣苟絜之道有不盡則矩之用有未周故前數章不言絜矩而此章言之或問詳矣留良乃云家國相通以理以意國與天下相通便有政事制度夫齊治平各有當盡之道若但以理以意別無措置之法無論

國不可治。家亦安可得而齊乎。留良又謂矩是理一絜是分殊。亦非也。絜矩云者。推其同以合其異。使不一者歸於一也。若以絜字爲分殊之義。則經文於釋絜矩處。應別標親疎厚薄之義。不應直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以及前後左右。皆以情同理一者言之也。且所謂理一分殊者。如孟子所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同一仁之理。而所施於親與民物者。有差等是也。卽如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上下左右間。各有當盡之道。終不成卽以事上者使下。待左者待右乎。但

絜矩之義。只就理一而言。而分願之各得卽在其中。因其分之殊。絜以理之一。而後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不一者歸於一。而絜矩之道得矣。留良於理一分殊之義。茫然莫辨。不但不明於絜矩之道已也。

呂留良云人心所同有人欲有天理如好貨好色人所同也然須是應好之色貨乃得若但說好色好貨人所同却是人欲也遂人心之人欲則大亂之道矣故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孝弟慈理義之同然故曰矩禮樂刑政制度亦理義同然故曰道從此矩推行爲道卽理義同然之用故曰絜矩之道蓋謂絜人心同然之理而爲平天下之政事也但從血氣嗜欲求各遂其願此是黃老之自然無爲釋氏之方便普度非聖人絜矩之道矣

人心所發。有天理有人欲。愛親敬長慈幼。道心也。饑食渴飲。人心也。自其人之身言之。則有理欲之殊。自在上者。經畫區處。使各得其分願。則無非天理矣。朱子荅黃商伯書云。須理明心正。則吾之所欲所不欲。皆得其正。然後推以及物。如其不然。而以私意自便之心爲主。又欲以是而及人。則人道不立。而驅一世以爲姑息苟且之塲矣。留良謂必應好之貨色。始得等語。卽剽此說。然謂血氣嗜慾之遂其願。非絜矩之道。則謬矣。夫所謂血氣嗜慾者。如飲食男女之欲之類。此而不得遂其願。尚

得謂治平乎。孟子言好貨好色與民同之。雖公劉太王之行王道。不過如此。若如留夏言。將謂居有積倉。行有裹糧。內無怨。外無曠。皆姑息苟且之爲乎。

呂留良云有云德爲治天下之根本非德爲財本也財爲治平之末務非財爲德末也余以爲不然平天下章論財用自此始直至傳末皆言此事故先愼乎德一句德字便專就財用而言看此節註云本上文而言則德之本正對財財之末正對德故下節緊接外本內末非可以泛論治平也從通章泛論不說道理不是實非本節之旨矣　又云本則理一末乃萬殊只是一箇明德對新民言則民爲末在聽訟言則訟爲末就財用言則財爲末須粘末看又須離末看如此本字須緊從財上較出方見親切然不得離看意則似專爲財而愼德語病不小矣

德爲治天下之本。則是爲財用之本矣。財爲治天下之末。則是爲德之末矣。此等分析。無益於理。原可以不置辨也。若論此段文義。則朱子註云。本上文而言。上文從先慎乎德。說到有人有土。方說到財用。然則德者。人與土之本。不獨財用之本也。財者。不獨爲德之末。較之人土尙爲末也。就二者比之。彼謂德總爲治天下之本。財總爲治天下之末者。不優於留良之說乎。且留良既云本須粘末看。又云又須離末看。前既云先慎乎德一句德字。便專就財用而言。後又云恐似專爲財用而慎德。

語病不小矣。夫一言之間。而游移矛盾。至於如此。所謂中心疑者。其詞枝。遁詞知其所窮也。

呂留良云自誠意章至此章皆以好惡爲用力處然聖人論用力都重惡一邊看釋絜矩節便見論語講恕字道不遠人章講忠恕皆以不欲勿施故朱子謂絜矩止是恕者之事此節又是絜矩中一事其義本一恕以求仁故惟仁人能惡能愛此謂二字緊承上文側重惡人　又云釋絜矩之道節只言所惡道理原重惡邊說絜矩從恕字來不欲勿施强恕之道本如是

仁人放流一段。承上文媢嫉之小人而言。惡小人。則愛善人可知矣。故曰能愛能惡。非有輕重於其間也。且仁人之惡媢嫉之人。正以其妨賢害能。使善者不得進。故

非放流之不可。是則仁者之惡。正根於所愛而發何反云惡爲重而愛爲輕耶。況聖賢之言理。有舉其全而言者。有言其一邊而意已明者。非以此爲輕重也。如此段言仁人惡媢嫉之人。則其愛休休有容之人卽在言表矣。又留良引論語中庸不欲勿施。以爲重惡之證。則如論語云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中庸云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又將何說以處之耶。

呂留良云大道鑿定用人理財固非又有直指卽絜矩之道其謬同也絜矩之道亦所以行此大道者與忠信二字對非卽大道也絜矩之道從仁恕生來忠信從誠生來皆所以行此大道者猶之中庸行達道

歸於達德道德一本於誠相似　又云註中明訓居其位而修已治人之術蓋卽指禮樂刑政動止云爲總包貨財舉錯之類而言非絜矩之道也玩章句自見

大道卽絜矩之道也傳者何以不言絜矩之道而註又何以云修已治人之術耶聖經首言綱領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次言條目以修身爲本家國天下爲末傳者逐條分釋至平天下章爲新民之極乃推原得失之故而歸本於君心之敬肆以明經文本末之義蓋此絜矩之道乃治人之事而本於忠信則治人之事卽修已之事此絜矩所以爲大道大道卽大學之道也留艮乃云

絜矩所以行此大道。與忠信對。猶中庸達德行達道。而德又本於誠。是以絜矩與忠信爲兩物而相對。又以大道與絜矩忠信爲三事而相因也。夫果絜矩忠信相對。而爲行大道之兩物。則傳文推原得失。何不並舉絜矩忠信二者乎。若以三者爲遞相因。比之中庸達道達德之本於誠。不惟不明此章之義。先憒於達道達德所以行之之義矣。中庸所以行之者一。一字。卽在達德之內。非德之外。別有一誠。而以之行德以行道也。況忠信爲體。絜矩爲用。全體大用備矣。此外又有所謂大道。不知果

何所指也。或問云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按此。則大道仍當承上文好惡之公言。忠信驕泰則仁不仁之分也。無私而當於理者。仁也。未能仁而本忠以行恕者。忠信也。留良既知絜矩從仁恕生。忠信從誠生。是絜矩卽恕也。忠信卽忠也。以忠信行絜矩。所謂無忠做恕不出。留良何未之思耶。

呂留良云以上只是說絜矩故於上節特註云自秦
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
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正結淸上文見此節之不粘
連楚書數節也又於此節註云因上文所引文王康

誥之意而言則此節當直承文王康誥兩言得失而不當承上數節又明矣或云此節是上承用人下接理財過脈不宜斷絕此正是謬論如其說理財上已說過下文不過因上有財意而申言之耳原非特起何用過脈哉總之眼光拘小只在貼身上下尋來路去路而不知古人文章端緒接續脈絡貫通間見層出有別見於言外者其來路去路本自了然但粗心者自不辨耳

此章自第三節至此節。分爲三段。俱言好惡之公私。而推原得失之故以結之。三段意實相承。故上節註曰。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之極云云。曰又皆以。可見第二段言理財。亦是申明上文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也。又康誥節註云。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

此節註云因上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葢得衆失衆之得失以人言。善不善之得失以身言。忠信驕泰之得失以心言。一節密一節。故曰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傳文及註。段落界限。何等分明。留艮乃謂絜矩意。上節已說完。此節又另起總結。直承文王康誥兩言得失。不當承上數節。然則康誥節。亦當舍上數節而承殷之未喪師節。殷之未喪師節。又將何所承耶。留艮全不細心體會。反謂人皆眼光拘小。不解古人文章脈絡。何其妄也。

呂留良云舒字有二義舒徐固是舒舒暢亦是舒也南北轉漕費以鉅萬固是不舒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亦是不舒

漕運多少。古今異宜。然其立法之善否。亦存乎其人耳。如漢都長安。轉漕稍難。而鄭當時引渭水穿渠。省漕運卒。而關中多得穀。唐都長安。運道艱難。粟不時至。高宗中宗之世。常間歲卽車駕幸東都。以寬民力。及開元時。裴耀卿請沿水爲倉。轉相運置。省費不可勝數。而關內以饒。此等規畫。豈可少也。漢文帝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實由重農節儉所致。與此書所謂爲之者疾用之者舒

云者差不遠矣而留良乃輕訾之何耶

呂留良云君民上下相接純是義而其所以相接處原是仁不容分屬也然上但知有義則驕恣貪虐之患生下但知有仁則觖望僭亂之禍作故上專責仁則下自安於義

上好仁下好義雖分屬然仁與義無往而不在也不忍於民仁也禮下取於民有制獨非義耶敬其君義也急公親上獨非仁耶仁義惟患不知耳既知有仁有義而反爲貪虐僭亂之萌有此理乎卽如此節以仁屬上以義屬下而下節以義爲利又以義屬上矣語固各有當也留良不知此理其言乃似仁義所以階亂者豈不怪

且謬歟。

呂留良云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正謂他物稱是耳若止煞點馬字講則誤矣

古者卿大夫之祿。皆以田賦爲等。車乘出於田賦者也。故數馬便知其車乘幾何。田祿幾何。留良乃謂止煞點馬字講則誤。豈甸邱出車之法。亦未之攷耶。